

二〇〇七年是媽媽的百歲誕辰，她離開我們已經四十七年了，她的生命僅延續了五十三年，也該屬於英年早逝吧！她走在缺衣少食、陰霾苦澀的一九六〇年。

那時，我還是一名野外地質隊員，噩耗傳來時，我正與一位水利工程師風塵僕僕地走在晉東南^①山區，勘查一座座小型水庫的壩址。因為行蹤不定，隊部沒找到我，三妹發來的電報沒能及時轉達。待我返回隊部時，接到第二封電報，告知母親已火化安葬。突聞母親猝然離去的消息，我先是愕然震驚，難以置信，繼之是淚流滿面，不能自己。母親才不過五十多歲，怎麼就撒手人寰了呢？

我和母親一直是聚少離多。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我就長期寄宿學校，一九四九年參軍後和家中聯繫甚少，一九五二年遠去東北，天南地北更難得一見。一九五八年春，聽說母親患腦溢血臥病在床，我當時雖有身孕，但仍匆匆趕回南昌去看望她老人家，卻不料這次見面，竟是永訣。

我知道，母親的病不只是身體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重負。世事滄桑，家庭劇變，母親的才華再無用武之地。她從前的一些摯友也多遭遇不幸，這使她鬱鬱寡歡，更加重了病情的發



①（上）1940年，作者全家在江西泰和合照（右邊女孩為作者）。

②（下）1946年，作者全家在南昌合照，後排左邊為作者。

展，可我工作在異地，無法常在她身邊噓寒問暖。那時我總想，母親還不老，我會有機會照顧她的，可是生命無常，不想她就這樣過早地離開了我們，讓我悲痛欲絕。

母親是我心中的偶像

母親一直是我的偶像，我崇敬她。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母親畢業於中央大學教育系，二十五歲便擔任江西南昌女中校長，這樣的女性在當時可是鳳毛麟角。母親把她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她的事業中，難以兼顧家庭。我在嬰幼兒時是由奶媽撫養，稍大後便寄養在大舅、三舅家，那時正是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我跟著舅家輾轉流離，好在舅家表哥、表姐都長我十幾歲，他們像對親妹妹一樣，關愛著我。這時正值日寇長驅直入，南昌面臨淪陷，民眾處於極度恐慌與混亂中。危亡時刻，母親以一個年輕女性柔弱的肩膀，擔起了率學校數百名師生員工向大後方撤退的重任。這是一支龐大而繁雜的隊伍，不僅有師生員工，還有員工的妻兒老小，以及圖書和設備……面對數百雙期待的目光，年青的母親把學校的一些精幹人員組織起來，成立指揮部，下設若干小組分工負責，分頭帶領這個扶老攜幼的隊伍撤退。行進中，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疾病不斷滋生。瘡疾、痢疾時刻困擾著人群。其間還時常要躲避敵機的空襲，隊伍裡瀰漫著沮喪、痛苦、絕望的情緒。母親以堅定的信念，盡力給大家以安撫和鼓舞，隊伍最終來到江西的戰時省會泰和縣，並在漆田村安頓下來，重新建校。



母親任省立南昌女中校長十年有餘，桃李滿天下。那時我們姐妹正處在學生時代，在許多場合，當人們知道我們是「劉恆」的女兒時，便會有人擁過來驚喜地問道：「你是劉校長的女兒？你媽現在身體怎樣？」

戰時的艱辛，使得母親的健康受到較大損害，過早地罹患高血壓，經常頭痛眩暈，又無有效藥物。無奈之下，她不得不堅請辭去校長的職務。送別母親離校的場面十分感人。她的學生曾向我們講述，當歡送大會上代表致辭時，許多人泣不成聲，會後，送別的隊伍很長很長，送了一程又一程。全體師生員工送給母親一個帶金邊的大銀盾，上面鐫刻著感激的文字。十幾位學生懷抱大銀盾，把母親送回家，我們目睹了學生們和母親握手擁抱、難捨難分的場面。那個大銀盾和師



3 1929年，母親在南京獨照。



4 (上) 1941 年，母親在江西泰和漆田村與南昌女中師生合影。

5 (下) 1951 年，作者和母親在江西南昌合影。



生們贈送的其他紀念品擺放在家中簡陋的廳堂裡，多年間一直是家裡的一抹亮色。

辭職後，母親並沒有在家閒居，不久，她應當時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先生之邀，到國立幼稚師範專科學校擔任國文和歷史課的副教授。與此同時，她還被任命為「江西省婦女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這是個虛職，但母親依靠這個組織，在宣傳、組織婦女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我記得，母親曾發起過各界婦女為抗日將士製作、捐獻棉衣及其他用品的活動。那時社會上廣泛傳唱一首歌曲，歌詞大意是：「秋風起，秋風涼，民族戰士在前方，我們在後方。多做幾件棉衣裳，幫助他們打勝仗，中華民族放光芒。」

當母親的學校安置在泰和漆田村後，我們家也在文江村安頓下來了，我和三妹先後從舅家來到文江村。一家人團聚了，在這裡一住就是五年。在文江的五年，是我整個的小學歲月，也是我一生中和家人團聚最長的時光。但那時母親也非天天在家，學校距文江村有幾十里山路，她每週只能回來一次，家中四個孩子的衣食住行全靠奶媽料理。我在兒時，因此很少享受到母愛的溫馨。依稀記得，母親難得在家的日子，常會在傍晚時分，領著我們姐妹到村邊小路上一邊散步，一邊教我們背誦唐詩……

母親的文采

母親出身於書香門第，外祖父是科舉出身，曾出版過《念廬詩集》。當年外祖父家境並不富

裕，但他卻傾其所有，將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送入大學深造，在那個年代是十分少有的。其中值得一書的是二舅，他是第一位公費考入英國牛津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後來成為著名的人類學家。母親天資聰慧、勤奮好學，在外祖父的薰陶下奠定了厚實的國學基礎，寫得一手漂亮的行書，又擅長詩詞散文，三四十年代，她曾在繁忙公務之餘，撰寫了不少散文和詩篇，發表在各類刊物上，我極愛讀母親的散文，它優雅、婉約、細膩，散發出縷縷清香和甜美。令人惋惜的是，由於戰時的動盪和日後頻繁的政治運動，母親的作品大多散失，唯有手稿《乳燕離巢》被小弟珍藏起來，成為母親留給我們的寶貴紀念。

兩次珍貴的記憶

童年往事早已遠去，不得不承認，由於從小就很少在父母身邊，我和他們的情感不免有些疏遠和淡薄，但我和母親有過的兩次親密相處，像兩顆閃光的珠寶，一直珍藏在我的心底。大約在我十歲那年的夏天，我的大腿上長了個癬子，開始並沒在意，因為那年月，在鄉間被蚊蟲叮咬，手上腳上長個瘡癤，不過是小事一樁。但我腿上的這癬子卻越長越大，已長得比板栗還大了，黑紫色，挺嚇人。那天母親回來，我哭著走到她面前，說：「媽媽，疼死我了。」母親俯身一看，不由驚慌地喊道：「怎麼這麼厲害了！」第二天，她即帶我到泰和縣城醫院就診，第三天就開了刀。我清晰記得，刀口有一寸多長，兩三厘米深。每天，護士都要將浸滿黃色藥膏的棉條塞進刀口，每當塞進



取出時，常疼得我哭叫不止。這時的母親，總是溫柔地擁著我的雙肩，輕輕地說：「和，不哭，不哭；和，勇敢。」我依偎在母親的懷裡，這是我兒時極少享受到的濃濃的母愛。還有一次，我被學校選為代表，去泰和縣城實驗小學做交換演講。我有些膽怯和惶恐，「實小」是戰時江西省會的著名學校。母親看出我的不安，決定親自陪我去，用一些事例鼓勵我，並說她為我驕傲。來到實小，母親緊握著我的手說：「和，勇敢，沉著。媽相信你會講好。」走上講台後，我一眼便看到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母親，她正用充滿期待和鼓勵的眼光注視著我，這使我平添了一股勇氣，鎮定地站到台前，流暢地背誦著我的講稿。之後，我深深一鞠躬，從容地走下台來。眼角的餘光中，我瞥見母親第一個熱烈地鼓起掌來。一股暖流湧上我的心頭，我飛快地走到母親跟前，投入母親的懷抱，母親滿面笑容地擁抱著我，連聲說：「不錯，不錯！」為了表示對我的獎勵，母親特地領我到一家酒店就餐，那時進酒店可是一件奢侈的事。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兩個字，那就是——幸福！

註釋

① 晉東南，指山西省東南部。

母親走了，以一百零三歲的高齡，走得安詳、平靜；雖然在最後的日子裡，我是希望她走的，但她真的走了，我又不能釋然。

母親李鄉林，一九〇八年農曆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出生在一個商人兼地主的富裕家庭；姥姥家更是富甲一縣、良田萬畝、誥命塞屋的官宦人家。她是這個家族的第一個孩子，長輩與下人都以「大姑娘」相稱。母親二十二歲嫁到夫家，夫家祖上曾出過兩個翰林，是遠近聞名的翰林府。

夫家上有公婆，平輩有三個大姑子。丈夫是獨子，從小嬌生慣養。大姑子、三姑子因沒有門當戶對的人家，老是待字閨中成了老姑娘，性格都產生了變化，每每比婆婆還厲害，母親都能隱忍，她最好的辦法是無言。母親的涵養可見一斑。

我的大姑雖有文化，但沒有進過正式學堂，因此她不允許下一輩的女性超過她，態度堅決地阻止女孩——我的大姐上學。母親對她永遠是不爭辯的，但她下決心要做的事，誰也無法阻止。她一直為自己賭氣中斷求學而後悔，怎麼會讓自己的女兒重蹈覆轍？她把大姐送到了姥姥



1 (上) 這張合影是母親(右三)八歲時照的。正中的老婦人是母親的奶奶；右二是母親的姑姑(比她大十二歲，也屬猴，姑姑心疼母親自幼喪母，一直對她關懷備至，直到自己六十六歲時去世)；右一是母親的過繼娘；左一是母親的孀母；左二是母親的二堂弟(孀母所生)；左三是母親的繼母(母親的生母去世後父親的繼室)；左四是母親的大堂弟(孀母所生)。

2 (下) 母親十二歲時的小照，是她的姑父在家裡給照的，上面的文字是我父親七十歲時所題寫，其曰：「戊午初春，內姑丈張輪遠先生以一九一九年秋七月在鄉時為鄉林姐所攝照片一幀見贈，時姐方十二，正值妙齡，屈指將五十九年矣。今余年七十而，姐則七十晉一，結褵已四十八載，雖飽歷滄桑而幸均完健，對影遐思不勝今昔之感。弟潔如志。時在一九七八年即農曆戊午年三月八日。」潔如是父親名字，母親比父親年長一歲，故稱她為姐。

家，大姐一直在北京的姥姥家上學，直到高中才轉到天津的耀華中學。在耀華中學大姐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而她們活動的場地就在我家，母親一直掩護他們，直至大姐去了解放區。有了大姐做樣子，我三姐上學也就順理成章，誰也阻止不了了。對於男孩，母親推崇藝多不壓身，幾個男孩或早參加工作，或技校畢業後工作，所幸都有專長在身。

母親處變不驚，堅韌，極其吃苦耐勞。一九四三年一個日軍小隊駐紮在家鄉王慶坨鎮，當時老保姆的三女兒小菊是個十四五歲的大姑娘，老保姆把她一個人放在家裡不放心，母親讓她帶著小菊來我家管吃管住負責陪四五歲的三姐。一天兩個孩子到街上玩，被一個日本兵看到了，日本兵喊著「花姑娘，花姑娘」追兩個孩子，小菊拉著三姐沒命地往家裡跑，正在院子裡的母親聽到動靜，迎著兩個孩子讓小菊往屋裡躲起來，母親領著三姐，這時喊著「花姑娘」的日本兵也衝進了院子，母親把小小的三姐推給了日本兵，可日本兵把三姐推到地上，用手比劃著，喊著大的，大的花姑娘，母親說沒有，沒有，正在院子裡洗臉的父親也衝著日本兵喊沒有，沒有。惱羞成怒的日本兵端起了洗臉盆，把多半盆洗臉水從頭倒到父親身上。此舉徹底激怒了父親，他穿著濕漉漉的長袍，帶著滿頭滿臉的洗臉水拉著那個日本兵找到日本小隊長。也許是剛剛進駐的日本人想表現出親善，也許是父親在鎮上的名聲與威望，也許這個日本小隊長還有些人性，最後是日本兵挨了小隊長左右開弓十幾個耳光，向父親不停地鞠躬道歉而告終。而老保姆對父母捨命保護她的女兒心存感激，以至於出身僱農的她無論我家後來出現什麼樣的變故都不離不棄。災荒年時她曾往返一百里給我家送去幾個玉米麵餅子，雖然每人合不到一個，可那是糧食比黃金都貴的年代。



一九四七年，父親因遭漢奸曹用柟誣告，被關到天津西獄所。母親沒請律師，頻繁出入西獄所向父親瞭解情況，憑著幾本民國時的法律書籍，自己口授，讓在耀華中學上高二的大姐記錄寫出了答辯狀，並且自己出庭，當庭為丈夫辯護，最終父親獲無罪釋放。這是當時不足四十歲，纏過足，只上過兩年私塾的母親讓人驚歎而又不得不佩服的地方。而那個漢奸曹用柟，解放後則被政府鎮壓。

解放後父親在北京參加了工作，工資不算太低，但因兩地生活，每月只能寄給家裡四十元，而每月的房租就需八元，家中還有五個孩子，四個正在上學，加上母親，經濟的拮据可想而知。母親學會了縫補漿洗，學會了納鞋底做鞋，學會了踩縫紉機。常年的勞作讓她的關節變形，與此同時，她也完成了由富家小姐到富家少奶奶再淪落到社會底層的蛻變。母親從不報怨，她學會了變賣物品以及頻繁地出入當舖——在過去那是讓人不齒的敗家行為。母親雖不時出入當舖和信託行，但有兩樣是從未賣過的，一是我家的書籍，那些孤本雕板，二是御賜的紙墨。

母親開明、民主，從不干涉子女的選擇。我們兄弟姐妹七人上學，離家工作，結婚，一直都是自己做主。大姐走後，二哥參軍，復員後又繼續求學，畢業後在街道混了一段時間，最後去了克拉瑪依；四哥初中畢業，自己報名去了陝西的一個工廠。那時陝西還是荒蠻之地，生活困苦，四哥年少離家，身體又不好想回來，母親阻止了他。如果說她干涉過子女，這也應該算一次。其實這當中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那時家裡已經失去了經濟來源，外面再苦總還有口飯吃。我在高中畢業後選擇了到新疆求學，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離家讓母親在招生人員面前流下了眼淚，但她在

我們面前永遠是堅強的。

母親任勞任怨一心為子女操勞。三姐高中一畢業就參加工作，在單位住宿，不久就得了哮喘。這種病極難根治，母親憑著自己記的偏方用柚子外皮加冰糖熬水當茶飲。到了冬季，單位取暖生火了，三姐就把母親給她準備的幾種材料放在同樣是母親準備的專用鍋裡熬煮，喝的三姐一見就噁心，但老娘囑咐無論如何不能間斷，整整兩個冬季，因為治得及時，天下第一難治之症居然被母親根治了。父親去世時，母親已經八十五歲，她仍堅持獨立生活。直到九十三四歲她還能在家人的陪伴下買自己喜歡的東西。父親的撫恤金少得可憐，根本無法維持生計，可她從不張嘴找子女要錢，幸虧子女們都還孝順，她帶的幾個孫輩更知反哺，使她在暮年過得還算愜意，這也是我們聊以自慰的。可即便如此，她也精打細算分門別類地管理著自己的小金庫，把生活費之外的各項收入——孫輩們的孝敬、過節過生日的紅包一一劃分，於是鑲牙、做白內障手術的費用，以及平時一些小災小病的醫藥費從不讓子女操心，甚至她走後的一切費用都是她給我們留下來的……

母親心地善良，平等待人。母親待下人、傭人從不擺大小姐少奶奶的架子，即便有下人伺候，她也一直堅持內褲一定要自己洗，她說這是對人的一種尊重。那怕是兒女，直到一百歲她還堅持自己洗第一遍，一直到實在無法堅持。母親在原籍口碑極好，我的一個同族的四大爺，因家務事離家出走，杳無音訊，四大娘活活氣死，留下四個孤兒。他們沒有田地財產，父母收養了他們，但一切吃穿用度都由母親操持，母親對他們如同己出，讓我們以兄姐相稱。直到現在，還健



3 (上) 1963年12月20日，母親與我惜別於站台。當時沒有北京直達烏魯木齊的火車，我們先到西安，休息一晚，再乘車到蘭州，然後才能到烏魯木齊。

4 (下) 1963年12月20日，母親送我去新疆，在北京站候車室等車，我胸前佩戴的布章是「進疆學生證」。



5 1971年，我與母親在天津合照。



在的已經年近九旬的四姐提起當年，還不勝唏噓，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母親喜看書，極聰明。我的親姥爺是個中醫，家裡開有藥房。因從小過繼給大娘，所以和親生父親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即便如此，她從小就會背一些湯頭歌以及隱含藥名的謎語、順口溜。像「五月將盡六月初，家家買紙把窗糊，丈夫出外三年整，千里傳書一字無」等，就是小小的我們也都耳熟能詳。更奇的是，她會通過捏指穴治療小兒發燒、腹瀉等小毛病，但她只用在自己孫輩身上，從不外洩。我家從老家離開時，留下了數不清的財物，這事母親從未提起過，但一套中醫古籍沒有帶出，卻是她不時提起的一件憾事，可見她對中醫的濃厚興趣。一九五八年她到街道工廠參加工作，在所有人員中她年齡最大，卻學得最快，加工的部件質量最好，以至於在定工資時她在全廠拿得最高——二十九元五角。這點錢在今天聽起來雖然可笑，可那是低工資時代，男性廠長也才三十一元。這筆收入，解決了我們家的大問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母親帶我看了一場五分錢的電影，片名我已經記不住了，沒想到過了幾天，母親竟隨口唱出了裡面的插曲，那歌詞那曲調全然沒錯，我驚訝於她的樂感和記憶力。母親閒暇時喜看書，古今中外的書她都愛看，以至於家人得把借書作為一項任務。九十三歲那年作了白內障手術後，她還用放大鏡看書，尤喜《紅樓夢》，一百歲時，《紅樓夢》中的那些詩詞，她張口就來……

母親去了，帶著些許的遺憾。一百歲那年，我去照顧她時，她說要講講她的履歷，等我拿了本子和筆想記錄時，她只淡淡說了一句：「算了，告一段落吧。」從此再未提及。

如果我不去拿筆拿本子呢？她說不定就會滔滔地講下去了吧。

母親沒有名字，結婚後被稱為「王韓氏」。一九〇九年出生，一九八二年去世。母親家是寧河縣南埋珠莊^①的一個大戶，家境曾相當優裕。後來，由於在外做大買賣的二叔敗光了家裡的田產和房產，家道中落。

結婚時，父親二十九歲，母親二十一歲。這說明，父親家貧窮，娶媳婦不容易，而母親家則比較富裕，養得起大齡女兒。母親常說：我是被媒人騙到你們老王家的，聲聲說在關東有買賣，可進門一看，全不是那麼回事，房子是租借的，連鍋碗瓢盆也都是借的，結完婚就得立馬還回去。



1 母親 1909 年出生，
1982 年去世。

母親的祖父十分偏愛讀過點書、在外做大買賣的二兒子，加上二兒媳婦也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妻貴夫榮，因此，二外公就更加得寵；而我的外公沒唸過書，只得和長工們一起下田幹農活，我的外婆也出身於貧寒人家，所以外公這支便不受這個大家族家長的待見。正因為如此，母



親身上才有一種「憂鬱的貴族」氣質：她享受過富裕的生活，見過些世面，有教養；但是，不冷傲，不專橫，不嬌氣，待人平等、平易、誠懇、熱情，反感歧視，反感「勢利眼」，反感「嫌貧愛富」，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她重視親情、友情，但是，又能洞察到那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下的冷酷、殘忍、虛偽和不公正。

飽嘗大家庭歧視的痛苦，外公決心不把自己最疼愛的長女嫁給像自己一樣的「滿頭滿臉都是高粱花子」的莊稼人，一心要把我母親嫁給一個體面的城裡人。因此，在巧舌如簧的媒人「忽悠」下，便欣然同意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說是「在關東有買賣」的父親。

結婚後，母親知道了我們家的實情，但是，為了不讓自己的父母操心，她一直將實情隱瞞，使我外公很長時間都以為母親生活得很滋潤；外婆雖然知道一些，但也只能陪著女兒掉淚，勸慰女兒忍耐：日子會越過越好的，「不看新媳婦坐轎，但看老太太出殯」。母親常說：「多少屈，多少淚，都一個人往肚裡咽，夜裡睡不著，在炕上『折餅』，想家，想自己的媽媽啊。」

父親三年才回一次老家休探親假，每次也就兩個多月。因此，結婚九年後母親才生第一個孩子，就是我大姐。之後，又接連生了兩個女孩。一九四二年，我們家遷到了東北。第二年，母親就生下了我大哥。祖母非常高興，給我大哥取名叫「長栓」。之後，母親又一連生了三個男孩：二哥、我、弟弟。

母親平時很低調，從來不說大話，她常常告誡我們：「寧吃過頭飯，不說過頭話。」越是在家人遭遇困苦和危難時，特別越是在父親深陷困境時，她越是沉著、冷靜、堅毅地挺直腰板兒，

成為家人和父親的好幫手與「定海針」。

母親似乎一輩子也沒有對哪個兒女說過「我愛你」，但是，她永遠是我們兄弟姊妹的淚泉。過生日的清晨，從睡夢中醒來，我們總能發現枕邊放著一個熱乎乎的雞蛋。冬天的早晨，母親總是早早起來，生好爐子，把我們的棉衣、棉褲烤熱，才叫我們起來趕快穿上熱乎乎的衣服。早晨吃飯，母親總是用兩隻碗把滾燙的熱粥倒來倒去，使我們喝著不燙嘴，保證我們上學不遲到。

每當我們採回山菜，母親都十分高興，想方設法在菜裡加些下飯的佐料。看著我們「狼吞虎嚥」，母親心裡別提有多高興！

患病的日子裡，我們大都能吃上一碗熱騰騰、香噴噴的麵條。打小就體弱多病的我，特別懷念那些患病的時光，因為不僅能吃到平時吃不到的好東西，而且還能撒撒嬌。得病時，母親總是時不時地撫摸我的額頭，常常心疼地呼喚「我的狗子」。那時我感覺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當過好幾年的「老兒子」，母親這樣稱呼我的時候最多。我最喜歡枕著母親的腿睡覺，感覺那時的自己，就是一條停泊在港灣的小船，感覺母親的身體總是散發著幽幽的馨香。

雖然貧窮，但是母親總是盡可能地讓我們穿戴得整潔、清爽。她把體面和尊嚴的種子悄然無聲地播在了我們兄弟姊妹的心裡。

每個中秋節都是家裡一個芬芳的日子。那時，我們圍在母親身旁，滿懷期待地看著母親一點一點地把各種糖果平均分成幾份。當母親說「可以挑了」，我們便立即歡呼雀躍著把自己早就相中的那份攬在懷裡。我們美滋滋地吃著自己那份糖果時，母親的臉色特別柔和，眼中流出淡淡



的、甜甜的笑意。挺小的我，早早就發現，母親最快樂的時光，就是看到我們津津有味地吃著她做的飯菜的時候，就是看到我們獲得好成績或被人誇獎的時候。

晚年，母親深受三叉神經痛的折磨。但是，在我妻子生孩子而我又在外地讀大學時，她還是忍著巨大的痛苦，伺候了我妻子整整三十天的「月子」。至今妻子每每與我說起這件事，還是感激不已。

母親愛幫助人。她常常幫助左鄰右舍做些針線活，尤其是做些棉衣、棉褲，常常幫助別人調節家庭糾紛和鄰里關係，也很熱心街道和家委會組織的公益活動。

母親住院做手術之前，把自己的「後事」安排得天衣無縫：喪葬的費用，為她過三個「週年」的費用，她自己準備好了；連葬禮上我們兄弟姊妹佩戴的黑紗，她都事先備下了；還親自囑咐身邊的兒女，過三個「週年」時，如果瀋陽的大姐和姐夫來家，往返的火車票等費用，都要用她留下的錢來支付，不要大姐家破費；三個「週年」過後，就不要再過了。

記得讀大學時一次放暑假，我先去瀋陽看望住在大姐家的母親，然後再轉道回家。母親非常高興。臨走時，母親悄悄地往我衣兜裡塞了五元錢。那錢，熱乎乎的，不知在母親手裡攥了多久。

讀大學時，每次開學離家，我都勸因摔跤而骨折的母親不要出門送我，母親也總是笑著說：又不是上戰場打仗，媽不送你。可是，當我走出很遠回望家門時，總能看到母親佇立在家門口望著遠行的我，風，正吹拂著她那稀疏而斑白的頭髮。兒行千里，母親的心總在身邊。在我心裡，



2 (上) 父母和四個孩子合影。攝於 1943 年。

3 (下) 母親和六個孩子合影。攝於 1954 年。

註釋

① 南埋珠村，位於天津市寧河區豐台鎮的下轄地區。

母親化作了一尊立在風中的雕像。

一直到現在，我們兄弟姊妹聚在一起，都還會淚眼婆娑地回憶起我們這個貧寒家庭的幸福時光。

我們不會忘記，我們屏聲靜氣地看著、聽著母親一邊做針線活，一邊含淚哼唱《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孟姜女哭長城》等辛酸的民間小曲。潤物細無聲，正義與公平、同情與悲憫的種子，正是在這如訴如泣的哼唱中，在我們的心裡扎根、發芽。

母親在我大學畢業的前十幾天離世，她都沒有看到我之後的生活。但是我相信，她一定知道我永遠感激她、愛她。

